

國

文

本二

國立新民學院
民國三十一年度

國文講義

壽縣張壽林任父選輯

荀子勸學

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，而寒於水。木直中繩，輒以爲輪，其曲中規；雖有豪髮，不復挺者，輒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……

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；吾嘗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；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

南方有鳥焉，名曰蒙鳩，以羽爲巢，而編之以髮，繫之葦苕；風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



3 1799 9889 7

AG
H1
14

非不完也，所繫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，莖長四寸，生於高山之上，而臨百仞之淵。木莖非能長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。蘭槐之根是爲芷；其漸之滫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。其質非不美也，所漸者然也，故君子居必擇鄉，遊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物類之起，必有所始；榮辱之來，必象其德。肉腐出蟲，魚枯生蠹，怠慢忘身，禍災乃作。強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。邪穢在身，怨之所構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平地若一，水就溼也。草木疇生，禽獸羣居，物各從其類也。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樹成蔭而衆鳥息焉，醴酸而鰾聚焉。故言有召禍也，行有招辱也，君子慎其所立乎？

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循焉。故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鍥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鍥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蟻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八跪而二螯，非蛇蠘之穴，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

是故無冥冥之志者，無昭昭之明；無惛惛之事者，無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兩君

者不容。目不能兩視而明，耳不能兩聽而聰。騰蛇無足而飛，梧鼠五技而窮。詩曰：「尸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」故君子結於一也。

昔者，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，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。故聲無小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淵生珠而崖不枯。爲善不積邪，安有不聞者乎？

學惡乎始？惡乎終？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；其義則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。眞積力久則入，學至乎沒而後止也。故學數有終，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。爲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獸也。故書者，政事之紀也；詩者，中聲之所止也；禮者，法之大分，羣類之綱紀也。故學至乎禮而止矣。夫是之謂道德之極。禮之敬文也，樂之中和也，詩，書之博也，春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

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，端而言，蠕而動，一可以爲法則。小人之學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；口耳之間，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？

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君子之學也，以美其身；小人之學也，以爲禽犢。故不問而告，謂之傲；問一而告二，謂之囋。傲，非也；囋，非也；君子如嚮矣。

學莫便乎近其人。禮、樂法而不說，詩、書故而不切，春秋約而不速。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，則尊以徧矣，周於世矣。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。

學之經，莫速乎好其人；隆禮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禮，安特將學雜（識）志，順詩、書而已耳；則末世窮年，不免爲陋儒而已。將原先王，本仁義，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；若挈裘領，誦五指而頓之，順者不可勝數也。不道禮憲，以詩、書爲之，譬之猶以指測河也，以戈春黍也，以錐凖壺也，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禮，雖未明，法士也；不隆禮，雖察辯，散儒也。

問楮者，勿告也；告楮者，勿問也。說楮者，勿聽也；有爭氣者，勿與辯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後接之；非其道，則避之。故禮恭，而後可與言道之方；辭順，而後可與言道之理；色從，而後可與言道之致。故未可與言而言，謂之傲；可與言而不言，謂之隱；不觀氣色而言，謂之瞽。故君子不做，不隱，不瞽，謹順其身。詩曰：『匪交匪舒，天子所予。』此之謂也。

百發失一，不足謂善射；千里躡步不至，不足謂善御；倫類不通，仁義不一，不足謂善

學。學也者，固學一之也；一出焉，一入焉，塗巷之人也；其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桀、紂、盜跖也；全之盡之，然後學者也。

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，故誦數以貫之，思索以通之，爲其人以處之，除其害者以持養之；使目非是無欲見也，使耳非是無欲聞也，使口非是無欲言也，使心非是無欲慮也。及至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聲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。是故權利不能傾也，羣衆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蕩也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謂德操。德操然後能定，能定然後能應。能定能應，夫是之謂成人。天見其明，地見其光，君子貴其全也。

論六家之要指

易大傳，「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。」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爲治者也，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不省耳。

管竊觀陰陽之術，大詳而衆忌諱，使人拘而多所畏。然其序四時之大順，不可失也。

儒者，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

墨者，儉而難遵，是以其事不可徧循。然其彊本節用，不可廢也。

法家，嚴而少恩。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

名家，使人檢而善失眞。然其正名實，不可不察也。

道家，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遷，應物變化。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。指約而異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則不然。以爲人主，天下之儀表也，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隨。如此，則主勞而臣逸。至於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綈聰明，釋此而任術。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。形神騷動，欲與天地

長久，非所聞也。

夫陰陽、四時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節，各有教令，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則亡，未必然也。故曰，使人拘而多畏。夫春生，夏長，秋收，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經也，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。故曰，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。

夫儒者，以六藝爲法。六藝經傳以千萬數，累世不能通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故曰，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，序夫婦長幼之別，雖百家弗能易也。

墨者，亦尚堯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，「堂高三尺，土階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刮，食土簋，啜土刑，糲粢之食，藜藿之羹，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」其送死，桐棺三寸，舉音不盡其哀。教喪禮，必以此爲萬民之率。使天下法若此，則尊卑無別也。夫世異時移，事業不必同。故曰，儉而難遵。要曰，蠲本節用，則人給家足之道也，此墨子之所長，雖百家弗能廢也。

法家，不別親疏，不殊貴賤，一斷於法，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，可以行一時之計，而不可長用也。故曰，嚴而少恩。若尊主卑臣，明分職不得相踰越，雖百家弗能改也。

名家，苛察繳繞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專決於名而失人情。故曰，使人檢而善失真。若夫挫名責實，參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
道家，無爲又曰無不爲。其實易行其辭難知。其術以虛無爲本，以因循爲用，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究萬物之情。不爲物先，不爲物後，故能爲萬物生。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，有度無度，因物與合，故曰，「聖人不巧，時變是守」，虛者，道之常也。因者，君之綱也。羣臣並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。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。竅言不聽，姦乃不生，賢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？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光耀天下，復反無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託者形也。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，形神離則死。死者不可復生，離者不可復反，故聖人重之。由是觀之，神者生之本也，形者生之具也，不先定其神形，而曰：「我有以治天下，」何由哉？

史記信陵君列傳

魏公子無忌者，魏昭王少子，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。昭王薨，安釐王即位，封公子爲信陵君。是時范雎亡魏相秦，以怨魏齊故，秦兵圍大梁，破魏華陽下軍，走芒卯，魏王及公子患之。公子爲人，仁而下士，士無賢不肖，皆謙而禮交之，不敢以其富貴驕士，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常是時，諸侯以公子賢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。公子與魏王博，而北境傳舉烽，言趙冠至，且入界，魏王釋博，欲召大臣謀。公子止王曰：「趙王田獵耳，非爲寇也。」復博如故。王恐，心不在博。居頃，復從北方來，傳言曰：「趙王獵耳，非爲寇也。」魏王大驚曰：「公子何以知之？」公子曰：「臣之客，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，趙王所爲，客輒以報臣，臣以此知之。」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，不敢任公子以國政。魏有隱士曰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者。公子聞之，往請，欲厚遺之，不肯受，曰：「臣修身潔行數十年，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。」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，坐定，公子從車騎虛左，自迎夷門侯生。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，上坐不讓，欲以觀公子，公子執轡愈恭。侯生又謂公子曰：「臣有客在市屠中，願枉車騎過之。」公子引車入市，侯

生下見其客朱亥，俾倪故久立，與其客語，微察公子，公子顏色愈和。當是時，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，待公子舉酒，市人皆觀公子執轡，從騎皆竊罵侯生，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，乃謝客就車。至家，公子引侯生坐上坐，偏贊賓客，賓客皆驚。酒酣，公子起爲壽侯生前。侯生因謂公子曰：『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。嬴乃夷門抱關者也，而公子親枉車騎，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，不宜有所過，今公子故過之，然嬴欲就公子之名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，過客以觀公子，公子愈恭，市人皆以嬴爲小人，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。』於是罷酒，侯生遂爲上客。侯生謂公子曰：『臣所過屠者朱亥，此子賢者，世莫能知，故隱屠間耳。』公子往數請之，朱亥故不復謝，公子怪之。魏安釐王二十年，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，又進兵圍邯鄲，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，數遣魏王及公子書，請救於魏，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，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『吾攻趙，且暮且下，而諸侯敢救者，已拔趙，必移兵先擊之。』魏王恐，使人止晉鄙，留軍壁鄴，名爲救趙，實持兩端以觀望。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，讓魏公子曰：『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義，爲能急人之困，今邯鄲且暮降秦，而魏救不至，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？且公子縱輕勝，棄之降秦，獨不憐公子姊耶？』

88

029277

(2)

